

中国近代战争史资料选辑

(第一次鸦片战争)

一八四一

第 四 册



军事科学院战理部三处

一九七八年七月五日

目 录

七月	276—294
八月	294—314
九月	314—346
十月	346—410
十一月	410—440
十二月	440—482

7月3日(五月十五日)

△要点：江苏海口防务。

裕祿奏：《驰赴镇海并江苏防堵情形折》

.....

至江苏防堵情形，以宝山县之吴淞海口为第一吃紧之处。上海为通商马头，五方杂处，闽、粤商船，来往不绝，最易藏奸。崇明孤悬海外，不产米粮，向由该县商贩赴江宁藩司衙门请照，前赴安徽采买，以济民食。是宝山之应防者。防夷船之阑入，上海之应防者，防汉奸之迹，崇明则更当先筹足食，以安民心。否则吴淞口外设有夷船游奕，上海奸民即造谣生事，实为腹心大害，崇明贩米不前，虽有猛将雄兵，亦属束手无策。

奴才于五月初七日，从上海坐舟，由黄浦江径抵吴淞海口登岸，曾同提臣陈化成将宝山安兵设炮之处，逐一查看。统计该县共有调防外营兵二千九百五十名，又吴淞本营兵一千余名，乡勇三百名，火攻船四十只，大小炮二百四十余位，抬炮二百四十八桿，军威甚为雄壮周密。惟驻防东门外奇兵营三百五十名，自上年六月调防，迄今枕戈露处，已经一年，较之各营防兵之曾经更番调换者，兵力实形疲乏。又徐州镇标兵二百名，由徐州镇总兵王志元统带，驻扎校场，并无分防地段。.....已将奇兵营兵三百五十名，暂行撤回

营，以均劳逸。徐州镇总兵王志元及所带徐州兵二百名，一併移驻上海。现在宝山地方，尚有调防兵二千四百名，合之本营兵一千余名，兵力并不为单。……。

又分驻上海县南岸糕庙地方之漕河两标及宁国营兵共三百名，僻处荒滩，战守两不足恃。切近城垣之沿江马头，险要口岸，仅止防兵六百名，亦恐过少，奴才已飭将原糕庙之官兵三百名，移驻沿江马头。现在上海地方，共有调防外营官兵一千一百名，提标本营兵七百余名，大小炮三十二位，抬炮一百桿，乡勇二百名，配船二十只，又绅董捐造便捷渔船四只，团练水勇一百名，均归徐州镇总兵王志元统带，无事则弹压操巡，有警则随机防剿，并为宝山之援应。其崇明地方，本有苏松镇标兵三千余名，前又调派徐州劲兵三百名前往协防，兵力甚厚。……。

……

上海炮局鼓铸炮位，先已铸成四千斤铜炮六位，打磨光洁，奴才曾同提臣如法演放，尚能致远。其三四千斤铁炮，亦已铸有四位，尚未磨礲演试。……火药一项，前次制造虽较寻常营药为佳，春炼仍未尽如法，现经署抚臣程奎采亲督加工制造，试之于掌，不致炎热，试之于纸，亦不燃烧，洵称得法。

硃批：所办均属周妥。两省口岸，飭令留心探望，设有逆夷船只经驶，所向何方，即行奏报。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69

—1071页。

7月7日（五月十九日）

—277—

以四川川北镇总兵官张青云，为广东陆路提督。……

《宣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二，第16页。

7日9日（五月二十一日）

△要点：乡民只准自备兵器。

《廷寄·答裕讷折》

谕军机大臣等：裕讷奏，江苏洋面安靖，查探浙洋游奕夷船，系属货船，并非兵船等语。……惟各奥乡民，请官发鸟枪药铅刀矛一层，现当团练义勇之时，据奏该乡民敌汽同仇，极形踊跃。惟官发鸟枪器械一节，乡民非比在官兵役，祇应准其自行制备，造册报官，仍著该抚留心体察，不可轻率。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67

—1068页。

7月14日（五月二十六日）

△要点：奕山等奏，晓谕英商遵章贸易、广州省河防务及添铸炮位情况。粤省酌撤援军。

奕山等奏：《晓谕英商遵章贸易并筹备堵塞省河添铸炮位折》

……

……奴才等当即刊刻告示，宣布德威，剴切晓谕，粤省民商，奔走相贺，从前歇业者，纷纷归隶，数日间，货物骈集，皆复其奋。向来恭顺夷商货船，闻风入港，告请验船，无不鼓舞。又飭委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差派洋商，传谕英夷，令其慎遵前定章程，安分货易，大皇帝体恤尔等，曲赐矜全，须感大皇帝恩施格外，毋滋事端。

— 278 —

前往明白开导，夷目等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等语。

……况该夷新来兵货各船，水土不服，瘟疫大作，据提督吴建勋报称：自夷目新呕吐在省河受伤，逃出病故之后，各船受伤及被赫病亡相继不绝，而寨内居住者，传染时疾，亦有数百。自四月下旬起，五月中旬止，黑白夷埋山谷及焚化者八九十名，内有夷目十名等语。……

省河要隘，已于十八日起动工，度量地势拦塞，而本年粤中雨水过多，西水大涨，急切不能得手。河内炮台除改作外，尚须添补炮墙数处，已购办灰石，俟天气稍霁，即筑基赶办。大黄窖炮台孤悬水中，四面受敌，必须添造石坝，接通后路，方可据守。其炮位新铸八千斤铁炮四十尊，江西委员铸造三千斤铜炮三十尊，余铜添入委员捐造又十尊，此外尚有在籍刑部郎中潘仕成捐铸五千斤三千斤二千斤炮四十尊，尚未铸成。通计一百二十余尊，仅足省河各台原设数目，而虎门各台，尚须赶紧另造。惟铸炮须先立炮胎，炮胎用土作成，非二十余日不能乾透，广东阴雨潮湿，非仓猝所能赶办。只有详定章程，力求实效，由内而外，逐渐保固。……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79

—1080页。

奕山等又奏《粤省洋务大定拟酌裁各省官兵片》

再现在粤省夷务大定，各省官兵，攸山下营，霖雨湿蒸，半染疟痢霍乱等疾，纷纷呈报，间多亡故。奴才等公同商议，酌留广西、贵州及四川官兵，弹压土匪，暂壮声威。此外各营，拟分起撤归原伍，一面奏闻，一面即飭沿途各州县预为办理。先湖南，次湖北，

次云南、次四川、次贵州，次江西，分期开行，庶道路不至壅滞，而粮饷可以节省。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81

—1082页。

△要点：英军进攻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奏参琦善、伊里布、奕山、隆文、杨芳等妥协投降行为；推荐裕谌、林则徐可当广东之任。

额伯焘奏：《探闻广东情形折》

窃臣以广东夷务，为万里海洋安危所，而闽、粤互为唇齿，尤须呼吸相通，是以多用谍探。节据探报：四月初一日，逆夷火轮船一只，抛泊十三行河面，官兵开炮击沈三板夷船，夷人亦有损伤。初二日，该夷驾火轮船一只，驶至省西泥城一路开炮，兵勇望风而逃，烧我船只六十余号。初三四五等日，逆夷驾船十余只，开炮攻打上岸，防兵四散遁走，被烧民房甚多，并占去四方炮台。初六日，炮子打入老城，直指贡院。经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向逆夷面议息兵，该逆始索洋银数千万园，继定六百万元，又须将军参赞撤退，方肯退出。其银已由藩运海关三库凑给，俱各交讫。并闻四月十五日，已作为追交商欠议抚情形，专折驰奏探闻之下，心胆俱裂。……

……且广东民情，非不可用，四月初十日，有肖冈、三元里等乡【民】数万人，围困夷众，功在须臾。而余保纯得义律私书，出城弹压，乡人始渐解去，在该府未始不借口于议抚之后，不应妄生枝节。是直以六百万之资，可以求安也。具此肺腑，何以为臣子？有该乡民等誓词二纸，各处传钞，言难鄙俚，亦足以见大义之在人

心。……奕山、隆文已于四月十五日后，移驻离省六十里之小金山，杨芳尚在城内，齐慎亦已入城，纳贿之后，无复亡羊补牢之计，若谓贼已饱橐而去，必不再来，苟安于目前，又思弥缝于异日，计亦左矣。

臣伏念上年八月，该逆赴天津投递呈词，不过借缓定海之师耳。琦善宴其头目二十余人，嬉笑怒骂，隐忍受辱。天津道陆建瀛请尽数拘留，令其缴还定海。琦善以为书生之见，冬间裕钊于前署两江总督任内，悬重赏以购义律，而该逆则在镇海与伊里布分庭抗礼，非前任衢州守备周光碧声色俱厉，义律且肩与而入。今年正月，琦善又与该逆曾饮于莲花城，琦善已视为固然，不敢稍存他意。乃自虎门失守，琦善拿问北上，参赞大臣杨芳适先至粤，相待〔持〕数日，旋复效尤。臣总以为外示羁縻，内修战守，而义律偃卧夷馆已将币月，又纵使去。及奕山、隆文驰至，几于无可措手。查杨芳前在江西途次，接奉参赞大臣印信，即有以偏僻小港，准逆夷屯积货物之请甫经到粤，抚议又起，只杨芳之与琦善，心思智虑，如出一辙，迭经圣谕训饬，犹复敢萌故智。奕山、隆文阅历未深，尚可诿为不谙军务，杨芳老于疆场，事机坐失，咎复奚辛？

总之，广东以虎门为门户，虎门一失，全势已去。琦善弛备撤防，开门揖盗，而炮为守门之具，非被攫去，即行毁坏，杨芳初到，并不据实直陈，恳乞圣恩，宽以时日，铸炮造船，训兵练勇，俟奕山、隆文到后，谋定而战，一味粗疏，至于僨事。此时奕山、隆文若再扶同粉饰，君门万里，何日稍释南顾之虞？……

为今之计，亟宜大张挞伐。奕山、隆文迭经逆夷尝试，已怀轻视之心，杨芳年老耳聋，湖南兵丁首先滋事，不能约束，尤不能当

此重任。敢乞天恩逾格，此时暂准羁縻，亟撤各处外调之兵，特简亲信重臣，激励人心，振作士气，督造船炮，用本省之民，为本省之兵，勿以一时小胜而存矜喜之心，勿以一事偶挫而怀退缩之志。

.....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92—1095页。

额伯焘又奏：《裕讷林则徐可当广东之任片》

.....广东事关重大，特简自必有人，倘一时乏人简用，裕讷似可当广东之任，惟其气太锐，敢乞皇上密敕暂示羁縻，事备而后动，庶几万全无患。四品乡銜臣林则徐，前在广东办理海口事宜，以粤民誓词揆之，知其能得人心，亦有威望。其王庭兰信函所称民怨之者，自指贩烟莠民而言，如以之为裕讷之付，当能得力。

.....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2097页。

7月15日(五月二十七日)

以靖逆将军正红旗汉军都统奕山，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到任前，以埋藩院尚书恩桂兼署。

《宣宗实录》卷第三百五十二，第23页。

7月16日(五月二十八)

△要点：虎门炮台炮位炸裂，英军侵占香港，酌撤广东粮台，

筹划广东防御等情况。

祁埏等奏：《查复虎门炮台炸裂及琦善与义律讲话各情形折》

……

……臣等遵即将防守镇远炮台之将弁传讯问。据供：本年二月间，与英夷打仗，镇远炮台并无炸裂炮位。惟闻威远炮台有炮位炸裂打伤兵丁之事。随飞飭原防威远炮台之守备卢大钺，带同各炮兵星速来者，臣等亲行讯问。据供：该台当时实炸炮二位，一系十六位，一系十八位，俱重八千斤，并非九千斤。因夷船开炮攻击，弁兵接连开炮回攻，炮身烧热，以致炸裂。有随委钟朝安、吴绍镛二名，又炮兵陈荣升、苏胜安、许英、张胜安四名，均被飞铁打伤，并未毙命，亦无五百余名之多。另有兵丁向大高等八名，系被夷炮打伤身死，又弁兵二十六名，被夷炮打伤未死，并非被炸炮所打。至防台各兵，系因夷炮围击，炮台破损，不能抵御，并非因炮炸走散等语。复向各炮兵余鸿等及当时协防之兵丁黄庆保等究问，所供无异。检查档册，威远炮台共安大炮四十位，自九百斤至八千斤不等，并无九千斤炮位。当时原防及添防弁兵，计共三百二十七员名，另有壮勇九十一名，亦不敷五百名之数，是卢大钺等所供前情，尚无捏饰。……

……

……臣等谨查香港全岛，东西绵亘起伏，共一百四十余里，统名香港。就中分析，则香港地方在岛之西南，由香港而西而北稍东为裙带路，再东为红香炉，由香港而东为赤柱，地名虽分，其实诸峰均相钩连。香港全岛，北通海面，往西约三十里为尖沙嘴，往东约五十里为九龙山，均属新安县地界。现据署大鹏协付将赖恩爵稟

称：该夷前求香港与之寄居，意不重在香港，而重在裙带路与红香炉，名则借求香港，实则欲占全岛。所开之路，系由裙带路开起，察其情形，似欲开至香港，复由香港开至赤柱。又署新安县知县彭邦略稟称：该夷船陆续驶赴裙带路抛泊，声称系奉前任总督琦善允准，给与居住。至尖沙嘴与裙带路相对，为夷船聚泊之所，十九年间，曾经前任总督林则徐奏请设立两台，一在尖沙嘴，台名惩膺，一在尖沙嘴附近之官涌，台名临冲，派拨兵炮，以资控制。嗣因琦善以该二台海外孤悬，不足御侮，而新安地方紧要，飭令将兵炮撤回县城防守，旋被英夷潜据。现将临冲台内兵房拆卸，台基轰裂，其惩膺炮台仍复占据各等语。又据署水师提臣何岳钟、署大鹏协付将赖恩爵节次咨稟：英夷先后在裙带路、赤柱各处张贴伪示，并有伪知县名目。其伪示以缉盗禁赌为名，阳为约束，阴示招徕，无非欲内地商民前往该处与之贸易。而内地安分商民，均以其非我族类，不愿与之来往，惟恐不畏法之汉奸，间与勾通，希图获利，现已札飭严密查拿。其余情形，经臣等密加查访，均与稟报相符。至前署督臣琦善，是否给与全岛，抑止给与一隅，并无明文。惟检查案卷内，有付将赖恩爵稟报一件，内称英夷遣夷目呈送书贴，并称香港等处，已蒙钦差大臣准伊等驻扎，请将各汛弁兵撤回等语。又查琦善任内所出示文，有该夷既准贸易，复求寄居，既准寄居，复求全岛之语。臣等愚昧之见，窃意琦善原只许以一隅，俾得寄居，而夷情无厌，遂借此要求全岛，似系实在情形。

再查英夷自退至香港后，瘟疫大作，夷人因受伤及染病身死者极多，现在患病仍复不少。且正经商人，均不肯出洋与之贸易，有谓此地水土恶劣，夷人断不能久居者。……

祁埭等又奏：《请飭令办理粮台之藩司赵炳言回省并将各局酌量分别撤留折》

……刻下夷船退出，军务渐定，查江西藩司本任，事务殷繁，藩司赵炳言似可即令回省照常办事。原设粮台事务，应请就近交与前经江西抚臣钱宝琛奏明曾同办理之赣南道赵仁基代为经理。其广东省分设三水、英德小局二处，亦应裁撤以节糜费。至韶州府为适中之地，南雄州系入境首站，官兵凯撤留防，尚有应办之事，佛山又属粤省重镇，现筹办善后事宜，拟仍在该处添铸铜铁各炮。此三处未便遽撤，容臣等再为斟酌分别办理。

祁埭等又奏：《英船退出虎门筹划防御抚恤事宜折》

……臣等知识愚昧，窃以为筹办机宜，应由近以及远，自内以
外。香港海外孤悬，离新安县城约一百六十余里，距省城约四百四十余里，势难急与之争。现在夷船业已退出虎门，近省一带河道，必须设法堵塞，各处炮台并须修复，其被烧之民房夷馆，及迁徙之商民，焚烧之货物，宜分别抚恤，水陆弁兵，宜以时加训练。一俟河道可守，炮台修竣，士气既锐，民心既坚，先立于不败之地，以俟其可乘之隙，再与议及香港，服则柔之，否则威之，庶可得手。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101

—1106页。

7月19日（六月初二）

△要点：镇海、定海防务，水师镇将情况。

裕祿奏：《驰抵镇海查明洋面及防堵情形折》

.....

奴才又查勘金鸡山新添炮台，并各处堆贮沙袋，均甚扼要。炮局所铸铜炮，业已铸成一千斤至四千斤者八十位，铁炮亦已铸有六位。奴才将已经打磨安设在镇海者，曾同抚臣提臣逐一演试，均能致远。.....

定海地方，甫经刘 韵珂亲诣查勘，工程巩固，守御严密，镇将既能和衷共济，兵民亦知协力保卫，其余各海口，均能恪遵纪律，安静巡防。奴才查上年定海之所以惊惶，由于将与兵不相习，官与民不相洽，兵与民又积不相能，文员与武职更素不相和，症成痞隔，几将不可收拾。迨刘韵珂与奴才先后到浙，首以卫民练兵为要务，使之相习相洽，再破除其尔我之见，强者抑之，弱者扶之，虽不敢深信为众志成城，而较之前此之互相为难，刻刻虞其变溃，情形实已迥别。刘韵珂爱民如子，驭兵有术，余步云虚心实力，事无不商，宁绍台道鹿泽长胆识俱优，亦肯遇事考求，洵称文武和衷，兵民辑睦，以此御敌，何敌不克？就现在浙东情形而论，战守皆属可恃。

.....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88页。

裕祿又奏：《水师镇将暂缓更调片》

.....

奴才伏查浙江提督，本系兼辖水陆之员，现在情形，水师重于陆路，似应另请简放水师出身人员，方可得力。惟屈计水师出身之提督，仅止江南陈化成、福建奕振彪、广东吴建勋三员。广东既万无更调之理，即福建毗连粤省，首当其冲，江南洋面平衍，无险可

守，其情形较之浙江，有过之无不及，一时亦难骤易生手。余步云于洋务虽未能谙习，而一年以来，亦已渐知大概，且究竟久历戎行，薄有威望，亦足以振慑匪徒，其措施自比陈化成等事半功倍。

至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水师习气虽深，而驾驭用之，尚非不堪造就。若轻信其言，任所欲为，必致受其愚弄。水师人材难得，就奴才所知所闻水师镇将而论，即使酌情对调，未必即能彼善于此。其处州镇总兵郊国鸿，粗知文义，于上年初到军营时，自居为深通韬略，老成练达之将，蔑视一切。究之不过师心自用，大言不惭，致与文武各官，皆不能和衷共济。奴才到浙后，察知其故，三令五申，严行告诫，该镇始有顾忌，不敢自肆。抚臣刘韵珂驻扎镇海，亦经两月，待之以诚，持之以正，调度得宜，该镇等尚能自爱用命。总之，武员大抵不学无术，全在驾驭者之严毅方正，制其短而用其长，使之就我范围，即可收指臂之助。若稍事优容，必将志得意满，非从兵生事，即自作聪明，事事与人为难，不独不能得力，转须防其僭事，比比皆然。现在该镇等既知敛戢，自应暂缓更调。

硃批：依议。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090页。

7月28日（六月十一日）

△要点：谕令批准奕山裁撤各省援军，乘机收复裙带路，妥办一切善后事宜；又谕杨芳回湖南提督任，沿海各省酌撤防兵。

《上谕二答奕山等片》

又諭：奕山等奏，官兵凱撤，請分別開行等語。著照所請，先湖南，次湖北，次雲南，次四川，次貴州，次江西，按省啟行，即飭沿途各地方官妥為辦理。并飭帶兵員弁，嚴為約束，毋許滋擾。

《上諭三》

又諭：參贊大臣楊芳，久歷戎行，懋著勞績。昨因在廣東軍營患病，當經諭令安心調理。……楊芳著即回湖南提督之任，其所帶湖南兵弁，著一併帶回歸伍。……

《廷寄·答奕山等折》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等奏，請撤兵分期啟行。……。裙帶路與香港毗連，著奕山等仍遵前旨，遇有可乘之機，設法收復。……。所有一切善後章程，著即責成奕山、齊慎、祁嶠、怡良和衷商榷，妥議辦理，倘有辦理不善之處，惟奕山等四人是問。懍之！

《廷寄二》

又諭：前因英吉利夷船，在沿海各省口岸遊奕滋擾，屢經降旨，著該將軍督撫等調集官兵，防堵剿辦。現在廣東夷船，經奕山等迭次焚擊，業已退出虎門，粵省所調各路官兵，現已陸續撤回歸伍。所有各省調防官兵，著該將軍督撫等體察情形，如可酌量裁撤，迅速奏聞請旨。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第1083

—1085頁。

△要點：乍浦、尖山兵要及防務。

裕祿奏：《查明乍浦防堵情形及江浙洋面安靖折》

……（乍浦）该处西山嘴炮台，突出海外，与海宁州之庙山寨，自北至西，遙相对峙，中隔洋面，约计百数十里。沿岸或塘或山，绵延起伏，形如新月，旧有港口可通舟楫。元末因御倭填塞，明初筑乍浦城于西山嘴之西北，控据海岸，翼蔽金山，与江苏省为唇齿。登高南望，宁波、绍兴诸山，隐隐在目，实为西浙之咽喉，东吴之门户。乍浦城外即系海塘，塘外有沙滩，二三四五里不等。滩外又有浅水数里，凡有重大货船，皆泊于浅水之外，用小船乘潮刺载登岸。夷船自南驶来，虽不能近岸，而用炮轰击，可以及城，南门外之天后宫汛一带海塘加宽，塘上堆砌土墩，形如栉比，中安炮位，后藏兵勇。派委湖州协付将陈述祖会同署嘉兴协付将李渐磐、乍浦营参将郑宗凯、太湖营游击洪应达，统领防兵八百六十余名，乡勇三百十余名，铜铁大炮三十位。又乍浦旗营值卡官兵一百七十二员名，董事韩印海、邓岳祥、陈佩璉等捐资雇募巡船十二只，水勇一百二十名，义勇二百四十名，沿海巡探。乍浦付都统长喜、杭嘉湖道宋国经自督操防，声势极为联络。奴才查阅该兵勇等，器械锋利，技艺精熟，洵称有备无患。

长喜又挑选八旗备战官兵八百名，董事韩印海等又将乍浦马头挑夫一千二百名预为雇定，无事则任其力作，有警即作为乡勇，齐心杀贼，由该董事等捐给口食，此举非特可以攘外，更足安内，尤为要著。奴才就乍浦之情形而论，防剿似已均有可恃，询之长喜、宋国经，亦称确有把握。又海宁州之尖山地方，亦称险要，惟查该处与庙山寨相连，海外急溜，且有活沙，消长不定，可谓天险。先经宋国经稟商抚臣刘韵珂，自海宁州城起，越海盐县而至乍浦，节节安兵设炮，实力巡防可保无虞。惟乍浦乡勇所习，皆系长矛，仅

能刺近，不能击远。奴才现已飭调抬炮二十桿，鸟枪五十桿，派拨善于施放之徐州镇标官兵前往教练，作为前敌。又乍浦防兵内有本营兵丁，因未离营，照例不支口粮，该兵等枕戈露处，已逾一年，其本身应得名粮，仅敷糊口，不能兼顾其家，实属向隅。且该处上年逆夷曾经侵犯，系备战之兵，与他处仅止防堵者不同，应查照镇海本营防兵章程，每名日给口粮制钱五十文，以示体恤。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第1114

—1115页。

7月29日(六月十二日)

△要点：清廷谕裕祿、颜伯焘等防范 闽浙海口奸民偷售鸦片；
又谕奕山等飭英人出具甘结，不得另求马头。

《廷寄》

谕军机大臣等：寄谕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祿、闽浙总督颜伯焘、福建巡抚刘鸿翱、浙江巡抚刘韵珂：现在粤东夷船业经退出虎门，情形恭顺。已降旨，准令该夷循照旧章在该省通商，併令其出具永不售卖鸦片烟土甘结，该夷等自不敢再在粤东夹带销售。惟闽、浙两省口岸甚多，该夷惟利是图，难保不勾结沿海奸民，潜行偷售。即如闽省夷船，私销货物，向俱视为泛常，趁此清厘之时，尤宜力加堵截，以除积弊。著该大臣等督飭所属文武员弁，随时侦探，加意巡查。遇有夷船在洋游奕，即密为防范，不准其潜近口岸，稍有偷售。并严查内地奸民，私驾小船出洋，勾串贩运，别滋事端。…
…。

—290—